

文藝復興 Ficino 另闢柏拉圖神學路之意義

徐濟時

序言：被視為意大利文藝復興其中一位最有名的神學家兼哲學家 Marsilio Ficino（未見中譯，本人譯為費士路），生於 1433 年意大利佛羅倫斯的西南方小城 Figline Valdarno，其父親是醫生並服務於當時佛羅倫斯最有權勢、歐洲其中一位最富有的人 Cosimo de' Medici，費士路受惠而獻身事主，後更成為醫生和司鐸（神父），兼治肉身和靈魂。尤如中世紀大多數的柏拉圖派學術泰斗，他的學術訓練乃是始於亞里士多德派（這哲思自 13 世紀在西歐興起），費士路可謂兩派兼善。

費士路為歐美學者關注始自 Paul Oskar Kristeller 一書 *The Philosophy of Marsilio Ficino*（1943 德文版和 1964 英文版），費士路將柏拉圖的哲學神學化和為柏拉圖大批作品出註釋(commentary)，畢生貢獻使他的聲譽日後上升至接近阿奎那（屬亞里士多德派）。然而，後者為天主教奠下的「官方神學」，如何面對費士路將阿奎那連上柏拉圖這個「另類神學」，不單對天主教神學帶來挑戰，對基督教神學也帶來啟迪。西方發展近二千年的歷史神學，或在費士路研究風影響下，走出新方向。

費士路用最長時間撰寫的代表作《柏拉圖神學關於靈魂不朽》（簡稱《柏拉圖神學》），被形容為基督教神學與柏拉圖哲學的聯婚，再次揭示西方神學與希臘哲學千多年來密不可分的連理圖，其中能分的只是哪一派哲學在哪一段時期當道而使神學「變臉」，雙方不時縱有緊張關係但總不會婚變、也不會「脫鈎斷鍊」！

本文將分別論述他兩本力作，梳理其中的要理，並作簡評（見另類字體以免與作者和譯者之見混淆）。¹ 本文主要目的是予讀者直接汲取費士路的神學思想，以豐富華人教會的神學資源，進一步的批判(critical study)是日後的事。現按時序先論第一本：*Theologia Platonica de immortalitate animorum*（Platonic Theology on the Immortality of Souls／柏拉圖神學關於靈魂不朽）見其英譯本：Ficino, Marsilio, *Platonic Theology*. In six volumes edited by James Hankin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chael J. B. All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 本文只研究他兩本重要著作，至於有關他的全面介紹，可參考 *Marsilio Ficino: His Theology, His Philosophy, His Legacy*, ed. M. J.B. Allen and V. R. Rees, Leiden – Boston – Cologne 2002，此書列出大量參考書目可供全面研究。

《柏拉圖神學關於靈魂不朽》全書待至本世紀才被譯成英語六冊 18 本（原著拉丁文寫於 1469-1474 年而出版於 1482 年）。本書配合他另一本於 2022 年譯成英語的大作（見於本文下半部），才使本世紀英語學術界日趨重視費士路的神哲學，也從側面再認識柏拉圖哲學對西方神學的巨大影響，尤其是本書的副題「關於靈魂不朽」這方面後續發展宏大（末世學的核心），尤見於受其影響的康德(1724-1804)那著名的「無上命令道德律」(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三大前設：神存在、自由意志、靈魂不朽，可見一斑。

本書指出人類靈魂，處於構成宇宙的五層次之中間，靈魂對上兩層是神和天使，對下兩層是本質(qualities)和肉體。（引該書第三本、第二章、第一段）Deitz 指出《柏拉圖神學》第四本第二章對靈魂不朽提出此番辯證：

費士路廣引柏拉圖、奧古斯丁和俄利根不同著作，試圖證明靈魂欲得到「最高真理的知識」和「最大快樂」這兩大方面天然渴望，然而這種知識和快樂不能在今生得到、定要待來生才獲得；這情況絕不會是神白白在我們心思(minds) 植入這不會實現的渴望(aspiration)，因此靈魂終必是（有來生）不朽的。²

費士路首先指明哲學的尋索就是尋找神，這宗旨本是 13 世紀牛津、巴黎大學創校的學術基礎，但到了他所在 15 世紀，巴黎大學和意大利學府憑新蒐得的亞里士多德著作，改學術宗旨以人為中心（走向世俗化）。費士路於 1462 年 29 歲之齡在佛羅倫斯被委派將柏拉圖作品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學者 Collins 說他遂成為西方世界譯出柏拉圖的對話錄(Plato's dialogues)第一人，亦順理成章成為在歐洲柏拉圖主義專家。³ 他隨即展開《柏拉圖神學關於靈魂不朽》鉅大工程（1469-74 年寫作，1482 年出版）。因為他認為，柏拉圖哲學背後是與基督教神學一致地尋索神性之事，這使他進一步晉身為柏拉圖神哲學家 (Platonic philosopher-theologian)。⁴

費士路根據柏拉圖所言作解：心思(mind)沒有神光(divine light)不能知道任何事物，就如沒有陽光我們不能看見任何東西；他認為柏拉圖的哲學傾向於神性方面，不論是道德或思辯、數學或物理學，最終皆指向關乎神的思考和敬畏。所

² Luc Deitz, *Cambridge Translations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ical Texts* (1997) p. 147.

³ Ardis B. Collins, *The Secular is Sacred: Platonism and Thomism in Marsilio Ficino's Platonic Theology*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p.3. （此書原自作者多倫多大學博士論文，所引頁數據以下網頁版自編形式）

[https://books.google.ca/books?hl=en&lr=&id=tsLcBQAAQBAJ&oi=fnd&pg=PP6&dq=Platonic+Theology+\(Ficino\)&ots=4jFQvjsBN5&sig=Jtl106LRvUUJKes5-Ce2lRaISk8#v=onepage&q=Platonic%20Theology%20\(Ficino\)&f=false](https://books.google.ca/books?hl=en&lr=&id=tsLcBQAAQBAJ&oi=fnd&pg=PP6&dq=Platonic+Theology+(Ficino)&ots=4jFQvjsBN5&sig=Jtl106LRvUUJKes5-Ce2lRaISk8#v=onepage&q=Platonic%20Theology%20(Ficino)&f=false)

⁴ 同上 p.3，另可參其第 4 章 “The Metaphysical Structure of Creatures, Mortal and Immortal”。

以他的《柏拉圖神學》是將哲學和宗教結合而加以發揚。他附和柏拉圖的看法，就是欲要知道神首先就要知道自己，「人靈魂本有的知識反映所有事物……這一種自知之明是本乎人處於不朽的自身反思。」⁵

柏拉圖強調，人是憑其渴望自我定義的 (man is defined by his aspirations)。⁶ 人在今生受苦不快樂令人嚮往美好來生，這就是費士路提出人乃不朽的神哲學基礎。因為，人如此「對美好來生」的冀盼，正是源於人在世與真光不完美的關係中、生出比常人「更完善的省思」(a more perfect contemplation)；進一步言，當靈魂失去其肉體，就會進入不受地上牢獄 (earthly prison) 所困累的一種完美生活。⁷

綜合而言，肉體中靈魂（基於二元論）從前世進入今世再往來世，乃是不朽具連續性進程，這該成為肉體朽壞於今世的人、應生出一個最大關注（為其靈魂終極幸福努力）。

柏拉圖以他的理型(Ideas)宇宙世界開展其整套哲學，就是以他世（即人的前世和來世）比今世更完美、任何在地可見之物都有更完美（在天）的原物。費士路引入這種哲學成為神哲學，推動人渴望嚮往「他世的天國」才是邁向完美的人生，而這渴求反映在靈（魂）的深思／沉思(contemplation)而非現實／實在的生活，這向度至關重要和具啟發性。西方神學日後緊扣如斯哲學，走入康德、黑格爾等唯心論 (idealism) 所探討的存有／存在乃強調世界是精神的一種反映、精神和靈性才是實在，皆離不開柏拉圖理型說的影子。因此難免西方各派神學如逝世不久的莫特曼的盼望神學 (Theology of Hope)，一直帶有追求他世（完美）的思想，以致面對現世始終不是其重點 (ultimate concern)。華人神學不斷提升學術，若這種學術「照抄照跟」西方上述一套，就與我們傳統（尤其是儒家）對現世而非他世的深度關懷，難以協調融合。現世與他世兩極如何歸向「中庸」而成更理想之學問，這是今後中西神學值得改革的方向。

費士路自視為柏拉圖主義暨新柏拉圖主義的復興者。然而有研究指出，同時代的道明會士 Antoninus (1389–1459) 建議他先讀好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的著作尤其是《駁異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 (1259-65)，以此護衛自己不至日後墮入柏拉圖主義涉連的任何異端，而他亦「從善如流」，可見他關注信仰的正

⁵ “The human soul in its knowledge reflects all things. ... self-knowledge is essentially a contemplation of man's immortality.” 同上 p.3。

⁶ 同上 p.5 (引 Plato, *Republic*, V474b-480a, VI504e-VII518c)。

⁷ 同上 p.4。如同柏拉圖看法，認定人死後會復活進入不朽的生命，還有古波斯的一神宗教 Zoroaster、羅馬宗教諸神之 Mercurius（保羅在使徒行傳 14 章 13 節被稱為此神）。參 Marsilio Ficino, *O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lated by Dan Attrell, Brett Bartlett, and David Porre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2. p.163.

統(orthodoxy)；⁸ 強勢於意大利的阿奎那神學其後人道明會士(Dominican)，實也將「人之不朽」的教義影響費士路。Kristeller 亦有相近辯解：費士路雖然備受奧古斯丁的影響，但亦大受多馬／托馬斯主義(Thomistic)的影響。⁹ 支持後者觀點的還有學者如 Etienne Gilson, Gornelio Fabro, Walter Dress 三人，Dress 稱費士路的《羅馬書註釋》多方面取材自阿奎那對羅馬書的註解；¹⁰ 前兩人則說費士路的大作《柏拉圖神學》有好幾段亦雷同於（極似引自）《駁異大全》。¹¹ Collins 亦將兩書詳作比較後，認定至少在「創造論和靈魂不朽說」兩項要理中，費士路的論述，廣引阿奎那的作品，不下於奧古斯丁的著作。¹²

Collins 進一步說，費士路的神學思想，實是如有些學者多研探的「三而一」：柏拉圖、奧古斯丁和阿奎那三方思想(Platonism, Augustinianism, Thomism)共融互攝，這反而是費士路專家(Ficinian scholars)少關注之路線。¹³

Hankins 作為專家，對 Thomism 則有此一番解釋，就是費士路雖然在教義內容上緊隨阿奎那，但他在信仰陳述的方法上不效法阿奎那一套邏輯展示 (a chain of logical demonstration)，例如神的三一教義，會寬鬆用上實存經驗如「自然、靈魂和心思」(nature, soul and mind)予以寓表，尤如帶柏拉圖色彩的奧古斯丁在《論三位一體》(De Trinitate)所示範。¹⁴

費士路以柏拉圖主義高舉宗教與哲學不能分離（後者同是尋找神），渴慕神實是潛藏於人的意志和知識；他寫《柏拉圖神學關於靈魂不朽》為的是抗衡世俗的亞里士多德主義（secular Aristotelianism，其中最大不同就是亞里士多德相信靈魂如肉身會死亡），提升人與神完全合一(perfect union with God)。「靈魂不朽」這全書的副題，不單是理性的探討，更是態度之建立，使不死不滅的靈

⁸ Zenobius Acciaiulus in the preface to his translation of the *Affectionum Curatio* of Theodotetus in *Supplementum Ficinianum* v.II, p.204.

⁹ Kristeller, *The Philosophy of Marsilio Ficino*, pp.14-15; *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p.48-49.

¹⁰ Walter Dress, *Die Mystik Des Marsilio Ficino*, pp.151-216. (He denotes “The whole organization of Ficino’s work - the argument, the order of ideas, the sentence structure – follows that of Aquinas. ... Aquinas’ work is obvious in Ficino’s adaptation of it.” Collins, *The Secular is Sacred*, Preface)

¹¹ Collins, *The Secular is Sacred*, Preface(p.1).

¹² 同上 p.2。此外，《關於基督宗教》（下詳）的導言 (Introduction) (p.8-9 & footnote11)，譯者也提到《關於基督宗教》此書神學部分，是重份量地引自道明會大學者和主教 Paul of Burgos(1351-1435) 那緊守阿奎那的著述。

¹³ 同上 p.2。

¹⁴ file:///C:/Users/User/Desktop/about%20Ficino%20two%20bks%20with%20footnotes.pdf James Hankins, “Marsilio Ficino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Philosophers”, *Rinascimento* n.s. 48 (2008) p.15-16.

Hankins says, “his Platonic theology – which is in fact an amalgam of Plato, Plotinus, the later Neoplatonists, Avicenna and Thomas Aquinas.....”(p.26)

魂從知道層次(levels of knowing)邁進永遠祝福(final blessedness)。¹⁵

以下據本世紀費士路專家、哈佛史學家 James Hankins “Marsilio Ficino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Philosophers”（見注 14，下稱 Hankins 文）對費士路多方面討論。他先論到費士路本書的背景(context)及影響兩方面，Hankins 認為費士路身處那個宗教關係既複雜又纏繞的時代，包括古猶太教和強大回教對基督教的挑戰，嘗試做好護教的工作。而且，他建構的神哲學甚具啟發性，到啟蒙時代造就出以下兩位奠基性人物：哲學／人文學界的盧梭(Rousseau, 1712-78)¹⁶ 和神學界的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¹⁷

費士路「善用」世間思想引向基督教的道理，難免墮入混合主義(syncretism)危機，但信仰「進入世界以拯救世人」就像道成為肉身，只要效法耶穌和保羅達到「入世而不屬世」（甚至抗衡罪世以減其禍害）：「攻守兼備策略」就會比只與世人分離、不觸世間更可取。費士路之「進取」護教法，確可供今天多加研議。

Hankins 認為費士路的哲學性宗教(Philosophical Religion) 是回歸古代世界所熟悉的「神學」如蘇格拉底前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多亞主義和新柏拉圖學派所言。¹⁸ 然而，這形態的基督教早已受困於 9-12 世紀回教哲學 *falsifa*（同納入古希臘哲學）運動、13-17 世紀西方大學流行的阿維羅伊主義(Averroism)，到了啟蒙時期尤其是藉康德之手，完全摧毀自中古世紀築牢的教義性(dogmatic)基督教，使大多數歐洲人自此進入後基督教／後宗教的世界，至今一眾西化國家的人民也步此後塵。¹⁹ 費士路不認同阿維羅伊主義（甚至亞里士多德主義），保留傳統宗教 (traditional religion)那源自奧古斯丁(354-430)、中世紀的方濟各會(Franciscan)思想家如 William of Ockham(1287-

¹⁵ Collins, *The Secular is Sacred*, pp.7-8.

¹⁶ Hankins 稱盧梭推動的是「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而異於休謨(Hume)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茲直引 Hankins 文：“I use the expression ‘natural religion’ in Rousseau’s sense of a set of religious intuitions or sentiments taught directly by nature or by God through nature; not in Hume’s sense of a set of religious truths demonstrable using natural reason alone. The latter I would prefer to call natural theology. **The distinction is an important one, though often neg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theology.**” (p.19) ... “This would place Ficino’s theory of religious doctrine in the class of what the Yale theologian George Lindbeck called the ‘experiential-expressive model’; see his *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 Louisville (Kentucky) 1984, 16, 30-32.” (footnote32 of p.20) 自然神學在 Hankins 文後半再申述，參注 32。

¹⁷ 士萊馬赫倣效費士路將各宗教的重要性排序，迷信的異教屬最低層，中層的是回教、猶太教和其他一神宗教，最高階是基督教。(Hankins 文 footnote38 of p.23: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The Christian Faith*, ed. H. R. Mackintosh and J. S. Stewart, Edinburgh 1928, repr. London 1999, 34-44.)

¹⁸ Sarah Broadie, “Rational The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ed. A. A. LONG, Cambridge 1999, 205-224.

¹⁹ Hankins 文 p.3

1347)、文藝復興的柏拉圖學者如 Nicholas of Cusa(1401-1464)等「正統信仰」。²⁰

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西塞羅等提出的一套觀點，就是一般民眾需要宗教來切合他們精神和道德的發展，非哲學家 (the unphilosophical) 的普羅大眾需要宗教、律法和懼怕懲罰來規範自己的行為，而哲學家則倚靠理性來明道行義，不須如民眾般倚賴律法、俗例和禮儀作自我規範。因此，哲學本身就具有拯救的潛質(soteriological potential)、賜予快樂的能力。²¹ 柏拉圖就有志於改革流行宗教所存在上述的不足，而其老師蘇格拉底更為了清楚明告真理而失去生命，代價甚大。獲得哲學的真理需要多年受學於一位老師和多年的道德裝備，才能得道（智慧）。²²

回顧歷史，本人察出兩次奇妙的巧合現象，首次是以色列民族南北兩國得罪神被全滅於公元前 586 年，不久中國就出現老子（571 年生）和孔子（551 年生）；另一次巧合是舊約最後先知瑪拉基完書於 430 年（被視為神向回歸子民緘默四百年之始），不久希臘就出現柏拉圖（427 年生）和亞里士多德（384 年生）。原是蒙神啟示且成選民的猶太民族，在上述兩次選擇背離神之後，神是否改向中希兩民族加強啟示其真理（神學上稱之為「普遍啟示」以別於「特殊啟示」）？因為，兩次緊接出現的老子和柏拉圖所教化的，不單沒有否定神的存在，反而強調「神創生萬物的哲思」，只是在各自文化處境中，以不同的思維語言來表達「神與萬物的關係」（這方面坊間已多有論述，在此不贅）。有趣的是，兩位的後一輩雖然沒有否定此一「宗教方面」的言論，但就作了重大轉向而導致中西兩大文化系統日後分道揚鑣；若以哲學來定位，就是從「神本」轉為「人本」：孔子從宗教轉向「認識做人的倫理道德」（傾向主體實踐），²³ 亞里士多德從宗教轉向「認識造物的理性邏輯」（傾向客觀知識／epistemology）。因此，這東方和西方兩系，垂直一面需要人回歸神、水平一面需要人間互補互助，成全作為人的最大目的。可惜，正如猶太民族一樣，人類歷史一直在轉向「自以為義」，往往不信正道不走主路！

費士路所追隨的柏拉圖哲學被視為傾向新柏拉圖主義，後者創立人普羅提諾 (Plotinus) 指出靈魂內在的宗教性，但費士路更強調外在的道和啟示(word and

²⁰ Hankins 文 p.7

²¹ Hankins 文 p.4

²² 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ed. Arnold Davidson, Oxford 1995.

²³ 學術上有不少關於這轉向的論證，其中以孔子將周公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經·蔡仲之命》由敬天轉向立德作為人責，最具代表性；孔子不是否定神界，只是以道德踐履宗教之心，可見於：「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有智之舉）。」《論語·雍也》，「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示其敬神，「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以防迷信。孔子的轉向有其處境需要而非否定宗教向度。

revelation), 指出基督徒、非基督徒同是天然地傾向宗教(後者世世代代僅是拜神之禮儀各有不同)---人先是受內在的哲學上理性之尋覓,繼而是倚靠先知言說和靠賴神蹟。²⁴ 費士路指出人禽之別並不是在理性而是在宗教,因為動物也有一定的理性能力,但就沒有宗教意識(不會敬拜神靈)。²⁵

Hankins 認為《柏拉圖神學》的進路,不像中世紀神學作品的標準論述---如阿奎那從上由神開始一層一層下降至人,這神啟進路被費士路改為人間進路,由下而上,由身體升至人的靈魂為其核心論述,再進到靈魂不朽的確證(immortality proofs);²⁶ 這不再是前人用的本體論而是用心理學體驗式的進路(a psychological or heuristic rather than an ontological or generative order)。²⁷

Hankins 進一步指出費士路所說擬似他所敬仰的奧古斯丁在《懺悔錄》所說:恩典和慈愛引導智者(the intellect) 前往和居住在真理,只有愛能幫助理性找到真理,和只有愛令到理性的真理得安穩(only Love gives stability to the truths of reason)。²⁸ 因為,高舉理性的亞里士多德哲學,難以容納核心基督教義如從無創造有、靈魂不朽等說法(如同阿維羅伊主義),神和理性之間存在不能連接的鴻溝(unbridgeable gap)而只可由信心連上。在此氛圍下,費士路如較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認為神學不宜再採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而須轉用全新方法,就是一種新奧古斯丁(neo-Augustinian)進路,展示宗教經驗乃優於理性探索。²⁹

綜合 Hankins 所言,《柏拉圖神學》一書的主要組成部分如神護理、人不朽、賞與罰等,實來自阿拉伯的阿維羅伊哲學家(Averroes)、亞里士多德的詮釋者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各派的物質主義者(materialists)而以以彼古羅(Epicurus)和 Lucretius 為主。費士路從一開始,就建構一個層級系統安置古代各哲學之位階,從最入世的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以彼古羅和 Lucretius,到最高階的柏拉圖,各安其位。他往往以他們各有之不足、作其後論證,³⁰ 卻高舉如柏拉圖(包括 Pythagoras、Philolaus 等)那一種進路:將古代神學家所提供的材料(materials)結合哲人自身的沉思經驗(contemplative experience)而發展出可稱之為「啟示哲學」(revealed philosophies)。³¹ 這種哲學依賴神保證有

²⁴ Marsilio Ficino, *Platonic Theology*, ed. and tr. Michael J. B. Allen, James Hankins et al., 6 vo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1-2006, p. 293. (Book 14, chapter 9, paragraph 2; Book 14, chapter 10, paragraph 10) Ficino 認為神蹟不是必然再出現的且只是屬於證據中低層次(inferior form of proof),而奧古斯丁所言「靠恩典助長的理性」才是屬於高層次。(Hankins 文 p.25)

²⁵ Ficino, *Platonic Theology* (Book 14, chapter 9, paragraph 1).

²⁶ 費士路相信各大一神宗教皆有正確認信,參 *Platonic Theology* 18.1, ed. Allen and Hankins, VI, 64-65.

²⁷ Hankins 文 p.12

²⁸ Augustine, *Contra Faustum* 32.18, in *PL XLII*, c. 507.

²⁹ Hankins 文 p.18

³⁰ Hankins 文 p.16

³¹ Hankins 文 p.20

實效 --- 有別於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獨靠理性³² 而理性不能保障走向屬神的真確之路。³³ Hankins 笑稱費士路這般擁抱柏拉圖派治學法、貶抑亞里士多德派邏輯論證法(logic-chopping argumentation)，若在今天必然備受英美分析哲學家否定他。³⁴

信心和理性的關係，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一直存在不同程度張力、或合或分（分方面如前述自然神學只重理性）。直到今天，重學術的神學，仍嘗試論證兩者的緊密關係，例如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這類命題仍很流行。然而，據聖經真理來說，信心式神學不乏論述，但理性式神學就少明說。可是，西方主流神學（天主教甚至基督教）多傾向亞里士多德哲學模態，高舉邏輯理性而影響後世甚大，亦為神學和教義在二千年過程中「開創」很多非必要、只涉及理性的論題和爭拗，這對於不具這方面思考傳統的華人教會和神學界，要如何應對和作出恰當的調適（目前似是以「知而不論」冷處理），甚值得全盤探討。另一方面，科學科技出身的華人基督教領袖比比皆是，滿有純科學(pure science)或應用科學那類理性訓練，但欠缺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的另類理性訓練，以致對「理性」如何應用於西方神學的掌握，似未為全面，因而對二千年來神學和教義不少論辯和爭議，亦難「入局」討論。這是華人學習和跟隨西方神學的窘境。

.....

費士路於 1474 年寫完《柏拉圖神學》，即接著寫拉丁文本 *De Christiana religione* 《關於基督宗教》（本人譯）。以下論述及旁注／注腳（以(p.xx) 顯示）出自其嶄新的英譯本：Marsilio Ficino, *O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an Attrell, Brett Bartlett, and David Porre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2.³⁵ 下文採原著選讀形式，讓讀者直接吸收《關於基督宗教》。

³² 理性衍生出自然神學：13 世紀（神學大師）阿奎那和司各脫所繼承的自然神學乃來自穆斯林和（猶太拉比）邁蒙尼德。[“thirteenth century theologians like Thomas and Scotus had inherited (natural theology) from the Muslims and Maimonides.”(Hankins 文 p.17)]

³³ Hankins 文 p.21（原文 “The dependence of these revealed philosophies on God guaranteed that they remained fundamentally sound – unlike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dependent on merely human reason, and thus unable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pathway to the divine.”；Hankins 有進一步分析：“Ficino’s idea is that **the best pagan philosophers were doing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Christian theologians were doing, that they were enjoying exactly the same vision as their Christian counterparts like St. Paul or St. Augustine. The grace of illumination was given them all.** ... Unlike Thomas Aquinas, Ficino makes no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divine prophecy ... The pagan philosophers were no longer representatives of a tradition that had been superseded by Christian revelation, elaborating a rival vision of reality that threatened Christian belief.” (p.22)）

³⁴ Hankins 文 p.17

³⁵ file:///C:/Users/User/Desktop/On%20the%20Christian%20Religion%20(1).pdf（非免費電子版）

費士路在引言(preamble)一開始即陳明本書，是寫給他身處的佛羅倫斯城的統治者(Lorenzo de Medici)，³⁶ 以護教方式陳明基督宗教的精髓及回應那個時代的挑戰。費士路據柏拉圖所為，申明「人的靈魂就如有兩個翅膀能飛回天上父親，哲學家與祭司（宗教家）就如這兩翼相配合，彼此促進尋求信仰。」³⁷

費士路展示其出色的護教：「宗教能令人完全，若沒有宗教，人就好比萬物更不完全，因為人就會變成完全的思想空乏而非常可憐，反證之，沒有動物（像人類）會敬拜神靈和期待來世，從而獲得當下益處。」(p.50)

這一說法，就如儒家傳統的人禽之別，只是西方以沉思和宗教（希臘的柏拉圖傳統）為中心，而中國以道德和人倫為重心。《孟子·公孫丑上》以「四端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分別論證「仁」、「義」、「禮」、「智」藏於人人心底，從而得出「人禽之別」的五倫教育如《孟子·滕文公》所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國也有近於希臘的思考／理性傳統即「是非之心」和「智」，實可彼此呼應。

費士路引柏拉圖關於上代哲人 Protagoras 著作，聲稱人在幾方面歸向神，視祂為造物者、父親、皇帝、主人。³⁸ 只有在上的 (superior mind)知曉在下的 (inferior one)而非反過來，所以人的心思必須由神的心思統管。(p.52)

他細緻地引柏拉圖說到人有兩個階段更有宗教傾向性：兒童期和老年期³⁹ --- 兒童發展到青少年時期是最具宗教確定階段，此後理性攀升至對每事每物要求原因和理由(causes and reasons)。此際除非青少年尋求長者輔導，否則單憑他們自己的判斷（仍充滿血氣未淨化），往往忽略那「理由屬很隱蔽的(most hidden reasons)」神性之事，而誤視之為婦人之見(old wives' tales)，柏拉圖因此警告青年人在屬神的事情上勿輕率表態(to rashly offer an opinion on divine matters)(p.53)。原來，二千四百年前古人對青少年的觀察，也近似今天青少年的狀況。然而，今天輔導學及青少年事工，有否重視柏拉圖之見呢？

³⁶ 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寫給羅馬高官「提阿非羅大人」。

³⁷ “the soul – as our Plato agrees – is able to fly back to the heavenly father and fatherland only on two wings, namely, the intellect and the will, and the philosopher relies most on the intellect, while the priest relies on the will, ...” (p.47)

³⁸ “we alone as participants in a divine lot through a certain affinity, recognize and desire God, invoke Him as Creator, love Him as Father, venerate Him as King, and fear Him as Lord. (footnote13: Plato, *Protagoras*, 322a.)” (p.51)

³⁹ “older age form much better thoughts on religion, just as we read in Plato’s *Epistle to King Dionysius*, *Phaedrus*, in the first book of *The Republic*, and in the tenth of *The Laws*. (footnote18: Plato, *Phaedrus*, 241a–b; *Respublica*, 328d–9d; *Leges*, 888a–d.)” (p.53)

他更引柏拉圖所推薦以古希臘哲學／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ean)之態度，來看太陽可見之於地上、水中、月亮和本身四方面為比喻，明識神性之光 (divine light)，寓意深遠。⁴⁰ 正因為，神是萬物創造者，所以費士路認為神甚至容許不同宗教的敬拜禮儀，只要後者能夠榮耀祂，而其中能迎合神心意的就更可取了。(p.53-54)

費士路對各宗教採取「開明的態度」，能予以某程度正面的肯定，但又不走向極端至「諸教大同」。天主教基督教來華，皆曾作出過全面否定本土宗教甚至信仰「天人合一」的儒教，因而招致「殺教」之挫折。直至近現代，宣教策略才走向「對異教包容但非全面肯定」的折衷態度；相比之下，費士路顯得有先見之明！

對於新舊約書卷，他亦稱這兩約和諧一致，以此作為屬神真理的最大證明(the greatest proof of divine truth)。(p.66) 至於新舊兩約在後半部份(34章)有更清楚表述：新約的基督(彌賽亞)之律法超過代表舊約的摩西之律法，費士路稱第3世紀起的他勒目(Talmud)亦有此超越說法，⁴¹ 基督之律(law of Christ)將透過淨化的靈魂(purified soul)完美地帶來最標準的德行(exemplary virtues)和完全屬天的喜樂。(p.198) 舊約律法僅是這暫時世代的律法，按此，基督教和猶太教都一同指向神人之約是「以新代舊」。費士路在這方面對猶太教不排斥且納入，相比一代之後馬丁路德的排斥作風就頗強，他甚至在其譯出德文版新約，隔開《希伯來書》、《雅各書》、《猶大書》和《啟示錄》且不加編號，以顯示次要位置，因為他質疑這四本書(來雅兩書強調行為)重要性不如其他有編號的23本書、尤其地位最高的福音書。

該書提到以下一個神蹟，雅典最有名哲學家丟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最高議會亞略巴古的成員)[按：徒十七34記載保羅領他歸主，傳說他後成雅典主教]和斯多亞大哲兼自然科學家亞波羅芬尼斯(Apollophanes)，在耶穌受難日皆身處雅典的Heliopolis(與耶路撒冷相距約1個時區)，二人見證黃昏前有一段時間出現的奇特天象：不單看見日蝕，更見月亮順移至太陽邊緣之時，竟違反自然律逆行再蝕[按：梳解路廿三44所載日食時間特長之難題]。

⁴⁰ Cf. Plato, *Respublica*, 515c-d. (footnote17 of p.52)

⁴¹ "Talmud say that the law of the Messiah will surpass the law of Moses." From: Pablo de Santa Maria (Paulus Burgensis/Paul of Burgos), *Dialogus Pauli et Sauli contra Judaeos, sive Scrutinium Scripturarum*. Rome: Ulrich Han, 1471, (which can be found digitized at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Inc.200 at <https://digi.vatlib.it/view/Inc.Ill.200>) 1.8.2, 94r-v. (footnote784 of p.198) 費士路更在其作品23-24頁列出基督之律法五方面的超越(five principal excellencies of the new – that is, Christian – law)，第5點超越如此說：“**The old law** leads only to civic and common virtues, by which it staves off unrest; **the new** leads to purgative virtues and those of the purified soul, ... as though into a fire.” Cf. Macrobius, *Commentarius in somnium Scipionis*, 1.8.5–11, ed. Willis, 37–9.(footnote 804 of p.24)

費士路稱阿波羅芬尼斯向丟尼修大喊：「這是肯定違反神聖（自然規律）之事」（these are certainly the reversals of divine things）。丟尼修日後將此事件寫給智者坡旅甲(the wise Polycarp)，請他往見仍未歸主的阿波羅芬尼斯，勸他就此反常之事謙卑接受基督真理。⁴² 至於耶穌何日被釘十字架之考據，費士路稱君士坦丁王的宗教政策顧問 Lactantius(250-325)考證出主受難於 3 月 20 日。⁴³

關於基督，早耶穌幾百年的柏拉圖在他的致 Hermias 信中，提到父神的兒子 (the son of God the father)，而在另信 *Epinomis* 稱其為 Logos (reason/word)而作此表達（直引英譯）：“The Logos, most divine of all, has ordained this visible world.”⁴⁴ (p.87)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判斷，約翰稱「太初有道」，乃是以希臘哲學的「道」為喻，不是以「道」作為核心的教義或神學來表述，而「子」則是耶穌稱神為父而出的自我確認，更值得今天神學界重視之。

本書論到天 (heavens)則甚為豐富。天有多層是為眾數〔按：馬太福音的天國那個猶太觀念的天同為眾數〕，屬於地界 (planets)流動的天有七層（七重天）；第八層之上屬於靈界各層中，屬於三一神⁴⁵ 有 1 層，(p.89) 屬於天使有 9 層（按其級別各安其層）並接近人類，不同層級的天使分管人間事務，而最低層次的每一天使就成為每個人的守護天使(each one attends to an individual as a guardian)(p.90)。蒙福的靈魂分置於這些層級，尤如柏拉圖在他的作品 *Timaeus* 所說：「每一靈魂上升至哪個層級，就是歸於其所屬的星體而與其地上人生近似。」⁴⁶

耶穌時代的猶太神學（顯示在馬太福音）和耶穌前後時期的希臘哲學，對於天的理解有部分相近。柏拉圖重視的「靈魂不朽說」，更將希臘的天界加以發揮成一個「大系統」。後來的神學發展過程，天主教和東正教顯然各有採納柏拉圖的觀點；16 世紀再分出的基督教，明顯走出這個已然變質的系統而將其「簡化」。在宗教改革初期直至今日，「去迷信化」不斷有其必要，但這種去猶太教、去希臘哲學的取向，是否完全回歸「惟獨聖經」一端？或只是走向「全部否定前人所說」另一極端？這兩方面關乎上述「天」的神學理解，可見一斑。

⁴² Ps.-Dionysius, *Epistula*, 7.2 (*Patrologia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Edited by Jacques-Paul Migne. 157 vols.(Paris: 1857–66) 3.1077–81). (p.77)

⁴³ Lactance, *Institutiones divines. Livre IV*. Edited by Pierre Monat.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992.) 4.10.18 (*Patrologia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Edited by Jacques-Paul Migne. 218 vols. (Paris: 1841–55) 6.474; Monat, 90–1). (p.77) 逾越節是猶曆尼散月 14 日（宗教新年），亦有研究稱耶穌受難日是公元 30 年，4 月 5 日。

⁴⁴ Plato, *Epinomis*, 986c; Ficino, Marsilio. *Theologia Platonica*. 11.4 (Allen and Hankins 3.250): “ἔταξεν λόγος ὁ πάντων θεϊότατος ὁρατόν.”（此希臘文句本人譯為「（神）指定這道乃所有可見之物最尊貴的」）

⁴⁵ 在這層天：父生子和靈。(the Father who begets the Spirit with the Son) (p.89)

⁴⁶ “each soul ascends to the order and the spirit, just as to its own star, to which it rendered itself similar in its lifetime.”(Plato, *Timaeus*, 41d–42b.) (footnote196 of p.90)

歷史可見，走向「極端」也是神學常態，各派神學往往自以為「對」；這個「自義」的人性弱點會連累神學，但就備受忽略。

論到基督降世成人方面，長達五章，費士路先論及時間：神和神的能力(divine power)，處於時間之外(outside of time)(p.90-91)；神的意志(divine will)，開創時間施予管控。⁴⁷ 神透過「理性之道」創造人的靈魂，使靈魂「既永遠又暫時」(參注)。⁴⁸ 「道成肉身」是道本身化作一個人性(a human nature)，從一個不朽的靈魂和一個會朽壞的身體，道被完全地造成如同一個人(was made entirely like a man)；因此，從這人和神的道，基督成為一位神-人(Christ became one, God and man)。⁴⁹ 以此再論到基督的受苦，費士路稱這苦難是純屬於他的人性而沒有滲進他的神性。(p.91)

人性與神性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割裂」，反映出希臘哲學的二分法思維；就如上述希臘哲學的永遠觀要分割於時間之外，而最高級的神靈亦「身處」於時間之外，因而引申到人性中的感受／感性也被割離神本身之外。這種哲學滲入神學甚至認為神本性／本身不會受苦，並不協調舊約聖經所顯示天上父神因地上人類悖逆而常後悔、憂傷。這些論點往往是以哲學騎劫神學而生的錯解，習慣於西式思維的人不易察覺出「問題」。

論到人類的崇高向上，猶太稱聖人是先知，希臘稱偉人是神；⁵⁰ 基督來世就是完成人全部責任、成全人德性工作(man's labours on behalf of our virtuous God)。(p.99) 費士路特別提出教育之事，指明道德各方面的目的就是在於行動(action) --- 行為(works)比言說(words)更具啟發性，這方面請參注腳本段(加另一段)英譯。⁵¹

以上費士路所說也甚有中華智慧，如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陶行知的「行是

⁴⁷ "God, who governs the times, has beheld the times." (p.93)

⁴⁸ "God created by the **rational Word** a man's soul"(p.91) "Only the eternal is above the rational soul; only the temporal is below it, but **the soul itself is part eternal and also part temporal; ...**"(p.92)

⁴⁹ Cf. Origen, *De principiis*, 2.6.3. (footnote199 of p.91) 這「神人結合」能具充份性完成中保角色(There is no such mediator at all, unless it is at the same time God and man, ... the most sufficient satisfier seems to be Christ in particular, because He is equally God and man. (p.96) , 也因此種平等性而成就朋友角色 (because friendship exists between equals, as long as you consider God to have made Himself equal to man in some way, you should not deny the friendship God has with you,)" (p.97)

⁵⁰ "The Hebrews call their holy men prophets; when the pagans call their great men gods ... servants of God;" (p.100)

⁵¹ "the moral variety whose proper end lies in **action – works are far more inspiring than words.**" (p.99) / "contemplating the divine will teach us **the most perfect rule of both contemplation and action.**"(p.104)

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新約聖經作者幾乎全體在其書信中講完「神學教義」之後，都是談生活應用、特別是道德層次方面的應用。希伯來書（初期教會認為出自保羅）在知行結合方面說得最為詳細，而保羅在羅馬書論到「因信稱義」亦緊密連結上下文的「好行為」，即是信主稱義後也必須「在信行義」。費士路將「知與行」，不作希臘式分割，推向聖經式結合；他回歸初期教會的神學精髓，承先啟後，意義重大！

費士路參與討論當時有關基督歷史性的各方意見，包括中世紀流行的說法，是追索耶穌的歷史至第一位人類。他介紹猶太人所接納的計算法，就是耶穌之前人類是存在了四千年：從亞當到亞伯拉罕這二千年被稱為空虛之年 (the years of the emptiness)，從亞伯拉罕到耶穌的二千年是律法之年 (the years of the law)，自耶穌之後就是彌賽亞時代的開始。(p.125) 此外他亦引介兩個彌賽亞預測：摩西曾寫一封給非洲猶太人的書信，根據最可靠的古代傳統，彌賽亞會生於世界開始後 4474 年；13 世紀一位盛名的 Moses Gerondi 在他所寫的摩西五經註釋中，另肯定彌賽亞會興起於創世之後 5118 年。(p.126) 費士路亦引用優西比烏的教會史稱耶穌 70 門徒之一 Thaddeus 傳福音至敘利亞的 Edessa，引領 Abgar 王及全城（國）歸主，過程包括耶穌回覆王求醫治的「耶穌敘利亞文回信」。(p.155)（詳見本人寫於本中心《研究季報》第 15 期文章〈優西比烏的教會史選錄（上篇）〉頁 36-38，不贅）

費士路引上述優西比烏的史研指出，雖然君士坦丁之前仍有大約十年的教會逼迫，但優氏那個時代（三世紀末四世紀初）的逼迫已經沒有先前的頻繁和嚴峻，在耶穌之前最聰慧的猶太詮釋家大祭司 Eleazar 和 Aristobulus、耶穌之後最明智的腓羅 (Philo)，皆認定聖經應以寓意(allegory)作神秘性(mystical)解釋⁵²。無論如何，很多幼嫩心思(childish minds)的猶太人，皆渴望著一個由彌賽亞絕對管治的黃金時代來臨。耶穌之後，很多猶太人和大多數外邦人的生活，藉著耶穌基督的教導能夠在信仰和風俗上步入和諧。(p.157)

遭遇政權三百年逼迫的初期教會，對於今天無苦難求「成功」的西方教會，已然未有太多認識和重視，且往往以偏概全或過分簡化，就為這一段歷史引申出約定俗成的意義，尤其是政教關係方面的「各有各解」。新約中耶穌和使徒不乏社會性教導，確為長達三百年挑戰和衝擊的教會、奠下穩固根基，對今天亞洲多經困苦的教會意義重大，有待我們進深研議。

相對於初期教會受逼迫，猶太人事實上屢受逼迫更長達二千年，尤其是猶太人殺害耶穌之後受到的刑罰更長久和更厲害，費士路認定這慘況只有一個結論，

⁵² 費士路稱：「我確實地發現 Philo, Plotinus, Proclus 等人重要的神秘思想是取自使徒約翰和保羅、雅典主教 Hierotheus 和亞略巴古的丟尼修（徒十七 34）。」(p.103)

就是因為他們犯了比昔日拜偶像和殺害先知更大的惡（耶利米書 7 章 26 節）；他引優西比烏教會史所說：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超過 100 萬人死於飢荒和刀劍、超過 9 萬人被擄到羅馬作奴隸。（p.168）

再者，費士路亦引第一世紀最著名的猶太史學家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37-100)，論到他上一代的耶穌如此說：「那些年，耶穌這一位智者……他是一位神蹟的施行者和那些自由聽他講真理的人的老師。他甚至令很多猶太人和很多各國各地的人皈依並相信他是基督（彌賽亞）。當時彼拉多判處他十架死刑，乃因我們子民的領袖控告他。那些從起初愛護他的人，沒有離棄他。因為在他死後第三天，他向他們再活顯現，正如被神默示的先知曾預告這事件和他日後無數的其他神蹟」（參注英譯全文）⁵³

論到原罪和信主後犯罪的問題，費士路亦有獨特的解釋：「始祖犯罪後，男人流汗才得吃、女人受苦才生產，這等勞苦乃為了推動我們透過實踐道德性美德 (moral virtues) 而獲得祝福，這就能成就更多。因此基督的受苦和我們的真心相信，雖把阻礙終極祝福(ultimate blessedness)的原罪(original sin)除去，但罪罰的勞苦仍保留，是為了貢獻於終極祝福。」(p.193) 至於洗禮，它不能將肉體的天然傾向(innate inclination)連根拔起，因為聖靈和屬靈的奧秘不是關乎肉體 (body)，而是專注於人的靈(spirit)和意志(will)。(p.196)

費士路這方面看似近乎三元論（但解法有別今天如下），就是基督的拯救在靈與魂，但對體沒有拯救；所以信主後身體要用行為美德不斷提升，才能進入天國。此說雖然帶有希臘哲學的靈肉二分，但這種二分法被引入基督教神學中，不論其是否完全正確，卻帶來積極的意義，就是肉體的勞苦，不只是人消極地承受罪果，還能藉「肉體的勞苦」積極地貢獻於靈性的建立和福氣。（參 p.193 引文）因此，「苦修」含有積極的建立性。這類「刻苦己身能得祝福」的命題，與中華文化重「修身」的儒家思想遙相呼應，正如《孟子·告子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然而，最初幾個世紀基督徒視修身之最高境界是殉道，具代表性的安提阿主教伊格拿丟，於 107 年殉道前歡欣地宣告：「讓我受刑在獅子的利齒中化成純淨的

⁵³ “Jesus, a wise man, if in fact it is right to call Him a man, for He was a performer of miracles and a teacher to those men who freely hear what is the truth, and He even brought over to Himself many of the Jews and also many from the nations: this man was Christ” (or, “He was believed to be”). “When Pilate sentenced Him to be crucified because of an accusation made by the leaders of our people, those who loved Him from the beginning did not abandon Him. For on the third day, He appeared alive to them again, just as the prophets inspired by God had foretold both this and His countless other future miracles.” Eus. *Hist.* 1.11.7–8 (PG 20.115–18); cf. Jerome, *De viris illustribus*, 13 (PL 33, 629–31). (footnote 679 of p.178)

餅」(Let me be ground by the lions' teeth that I may become pure bread)。⁵⁴ 費士路亦特地列出歷代逾百位著名的殉道士(此字新約原是「見證人」)，讚揚他們見證基督的榮耀。(p.210)

費士路除了強調「正行」，也強調「正信」，就如他用上幾章以頗長的篇幅，對當時盛行的回教斷然拒絕，指出穆罕默德之「錯信錯行」。他也認定前遭教廷排斥的東方教會代表、雅各派(Jacobites)和涅斯多留派(Nestorians)仍為基督教的異端(p.215)。費士路包容猶太教，但過度效忠即將按立他的羅馬天主教會，對「東方教會」繼續官方的排斥，誠屬可惜，詳見本人分析雅各派和涅斯多留派、見於本中心《研究季報》第18期文章〈教會脫逼迫「未脫世界」更大考驗〉頁25-37，不贅。

在總結的最後一章，費士路指出猶太教、穆罕默德追隨者和諸異教的錯謬；⁵⁵ 相對於此他以「信心」(Faith)來形容希臘哲學代表的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學派，前者持定唯獨信心(*fide sola*)是知識的基礎(foundation of knowledge)，後者柏拉圖派則認定信心是引向神(by faith alone, as the Platonists prove, we draw nearer to God.)，正如詩篇116篇10節大衛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因此他說：「如果我們信，如果我們趨近真理和美善的源頭，我們將獲得智慧和蒙福的人生。」以此為全書作結。(p.220)

費士路這本經典之作，是將基督信仰置於他身處的複雜處境，作出精辟的分析，對應今天處境可參本人上述反思。從現今返觀其論點，或許某些方面是理所當然(卻不一定正確)，但在當時往往是前衛創新、甚至高危，尤其是他將基督信仰連結於希臘柏拉圖為主的哲學(見於本文上半部談他的大作《柏拉圖神學》)，或導致基督宗教柏拉圖化、多於柏拉圖哲學基督化。這是任何做本色神學的必然「風險」且是高難度的平衡！對於不認同本色化之輩，往往認定「標準神學／正確教義」，乃是從科學／數學那套客觀性來讀入(read into)聖經以求找出「客觀的」真理。但真理除了像「數理形式」如「上帝是三位一體、基督的神人二性同等」之類，真理還有「彼此相愛(新命令)、合而為一」等這並非科學數理之類；前者傾向理知類，後者傾向踐行類(費士路也提出)。兩類真理相輔相成且可超越數理邏輯之秩序，例如愛不一定「先知後行」、也可以「先行

⁵⁴ Jerome, *De viris illustribus*, 16.8–9 (PL 23.666–7). (footnote828 of p.208)

⁵⁵ Hankins 有此評價：費士路從其他信仰傳統發掘基督的真理，目標是引領全世界歸向基督。他視新約就是神的真理最終極、最權威、最完美的啟示，所以猶太人要放棄他們只信舊約的愚忠、穆斯林要放棄他們將真宗教混入異教(成可蘭經)，然而世上任何異教(cult)那尊崇神之努力不會被神定罪為不敬虔(impiety)。(Hankins 文 p.27) Hankins 亦有此總結：“We can conclude that Ficino was not, after all, an advocate of philosophical religion in the manner of Aristotle or Alfarabi or Spinoza; he does not see himself as in possession of a higher truth rad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convictions of ordinary Christians and other believers.” (Hankins 文 p.26)

後知」。「認識真理」加「踐行真理」的二合一模式，才是整全的信仰生活。

以此契入中華文明，明朝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一統認知和實踐；陶行知(1891-1946)將王陽明此思想化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強調行動是認識的開始、認識是行動的完成，建構進一步「行知合一」思想；現今中華世界，仍流行「聽其言、觀其行」之智慧。這層次的神學於吾輩應大加開發。

費士路以大量譯作樹立一式柏拉圖神學，將 12 世紀前由奧古斯丁牢建的新柏拉圖式神學 Neo-platonic theology 和 12 世紀後由阿奎那鞏固的亞里士多德式神學 Aristotelian theology (即經院神哲學 Scholasticism)，再行整合並為 16 世紀文藝復興期間的宗教改革「播種」，馬丁路德的「唯獨聖經」(*solo scriptura*)擺脫天主教的神學傳統但脫不了西方哲學逾千年浸淫下的「神學思維」。本人認為後者是西方神學思考安身立命之根本而難以「徹底改革」，個別出色學者如費士路的某些突破難成大勢(他們往往因後繼無人而影響力中斷)；中華吾輩的文化根源欠缺「西式神學思維」，吸取西式神學養份難免水土不服，不需自覺不如人。反而，路德式的神學大改革，有待移師中華水土栽植，才會結出神學新果實！